



化屍妝 留下死者最美瞬間

2013-11-24 記者 邱蕙真 文



坐在咖啡廳裡，溫軟的夕陽把小小的空間染得一室暈黃，她一邊啜著微甜的卡布奇諾，一邊聊著自己的工作內容，談笑風生。眼前這名秀而不媚的女子，她所從事的職業須長時間與死者接觸，需要莫大的勇氣與膽識。很難想像得到，她，賴佩菁，是一名大體化妝師。

臨危受命 初次上陣受肯定

一般來講，華人對於白事避之唯恐不及，且喪葬行業的工作的場域經常是圍繞在墳場、殯儀館、喪家等等。為什麼她選擇從事這行呢？原來，一切從愛情開始。

賴佩菁原本在新北市的某間醫院擔任護理長，因工作結識該院的救護車司機，兩人相戀後結為連理。她的丈夫有感於醫療資源被濫用，及台灣社會的醫療救護知識不足，人民不「願意」，或不「知道」如何禮讓救護車而發生車禍，造成傷患延誤就醫之悲劇產生；且救護車司機行駛時往往橫衝直撞地趕時間。這樣不甚良好的工作環境，讓他決定轉行，跟隨朋友的腳步踏入殯葬業，而賴佩菁愛相隨，經常陪伴丈夫跑案件。

某次，她陪同丈夫處理案件時，碰上喪家想省下聘請大體化妝師的費用，於是提出請求：「賴小姐，您能不能用過期的化妝品幫我母親隨便上一下妝就好了？」對於所謂的「死人妝」毫無頭緒的她，只好按照平時的方式，硬著頭皮為死者上妝，沒想到完成後家屬非常滿意，因此她開始去上課，學習特殊化妝技巧，也成為進入此行業的開端。



特請其丈夫充當人體模特兒，示範為往生者上妝的情形。

(照片來源／賴佩菁提供)

不排斥白事 因父親教誨

目前台灣的醫療環境鬧「護士荒」，賴佩菁表示，通常一位護士照顧六位病人，但因為人力資源匱乏，所以實際被分配的病人數約二十人左右，造成護理人員超時工作（一天超過十六小時）、精神壓力大，因此更加深她辭去從事十餘年的護士一職之想法，轉行至殯葬業。有趣的是，父母皆無異議，她說：「對於白事一直不排斥，因為父親自小就灌輸我『死者會來找妳幫忙，那是因為牠們信任妳、與妳有緣，不必畏懼。』的概念。」五年前，她開始與丈夫共同經營專業接體公司。（註：接體公司主要負責接送遺體及相關殯葬服務）

「有時候，就是自己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解剖室化妝呀，但我不害怕。」賴佩菁一派輕鬆地說著，可以看出她天不怕地不怕的獨立性格。不過，賴佩菁可不是自始就一身是膽，以前念護理時，必須接觸、解剖大體老師，雖然大體以白布覆蓋著，但隱隱露出來的幾根毛髮卻令她毛骨悚然。「不過後來看到整體的時候，就覺得牠只是以不同型態出現而已，便不那麼害怕了。」她笑著說。

屍妝與遺體重建 最終之美

死者妝容與一般妝容有別，替大體化妝之前，要先將眼與口闔上；大體退冰後，會擦上含有丙酮成分的收斂水，以防毛細孔出水，且死者血液循環不佳，須著重皮膚亮度的提升，另外，因皮膚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失去彈性，還會特別為皮膚上油。有些因生病辭世者，其膚色會變化為黃色或黑色，則需要上很重的底妝，使其恢復「氣色」。若眼窩凹陷，要施打玻尿酸，並用手捏塑形狀；若死者的臉頰、鼻子凹陷，也會以棉花、衛生紙塞進嘴巴、鼻孔中。

賴佩菁說，最難處理的就是意外造成面目全非的面容，須先進行縫補、重建，才能上妝。死者骨頭受損後，要將支架重建，再補皮；若手部斷裂或遺失，則會用死者的另一隻手製作手蠟模型，並縫補上去。

賴佩菁上個月接了一個案子：一名八旬的老太太清晨在砂石車場撿寶特瓶時，被砂石車活生生輾過去。事發現場的照片猶存在她的手機相簿裡，一張張血淋淋的照片攤在眼前，令人不寒而慄。「老太太已面目全非，趕到現場時，我根本不知道她的頭是在哪裡，而且她的五臟六腑被輾過，全部排出體外。」賴佩菁回憶著當時的情景。由於老太太的遺體已被嚴重破壞，因此團隊出動六個人修補、化妝以及穿衣，花了十二小時，除了遺體重建相當耗時之外，家屬不滿意妝容也是原因之一。家屬對於妝容吹毛求疵，認為角度不對、不像本人生前的樣子等等，令團隊十分苦惱，經過多次修補，仍無法達到要求；透過不斷地溝通與協商後，師傅試著將整個臉部塗上腮紅，並將口紅加重，使其看起來氣色紅潤，最終才獲家屬肯定。



賴佩菁認真地找尋手機相簿中，往生者化妝前後的照片。（照片來源／邱慈真攝）

驚見熟人 同情還是同理

還有一次，賴佩菁與喪家接洽時，覺得家屬十分眼熟，直到見到大體她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是小學同班同學。當她見到自己同學如此年輕就因胃癌辭世，遺留年幼的兩個孩子，內心極為難過、煎熬。但轉個念，她心想：「如果我是她的家屬，我要怎樣呈現她才是最好的？」於是將工作與私人感情區隔，工作時是「同理心」；家人與友人才是抱持「同情心」。

全年無休 但樂在其中

轉換工作跑道之後，雖然薪水豐厚且較為自由，但整體而言並沒有比較輕鬆。由於任何時間都可能有人死亡，因此殯葬業者的上班時間無法固定，必須全年無休且二十四小時待命，造成作息混亂，賴佩菁甚至連國內旅遊都不敢規劃，「因此心態調適是很重要的」她說。「有時候到餐廳吃飯，餐點甫上桌電話就響了，只能打包帶走。」置身於如此辛苦的工作生態，她甘之如飴。如果能重來，她仍然會從事大體化妝師一職，並且更早開始學習，因為她認為這份工作有趣且變化性大，和護理更有微妙的連結：護理只處理至臨終階段就結束，而殯葬業則是生者與死者皆須負責，不僅要處理身後之事，更要適時安撫家屬的心情，並協助溝通。

每一次化妝都是與死者對話的過程：「祂要放下，好好護佑祂的家人與子孫，讓他們安心。」在化完妝後，賴佩菁總有滿滿的成就感，而這成就感來自於家屬給予的正面反應。她認為，化妝是人為可創造出來的奇蹟，讓家屬安心，自己也會感到放心，「我希望在祂的家人心中留下祂最美的樣子，這樣就夠了。」她對這份工作的熱忱可見一斑。



電影《命運化妝師》的主角同樣以大體化妝師為業，為往生者妝點面容。

（圖片來源／藍色電影夢。）

大體化妝師，乍聽之下或許令人退避三舍，其社會地位可能也不算太高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它是一份神聖的職業，除了為往生者送行，使他們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之外，還需安撫家屬，避免旋身在無助與悲慟的漩渦之中，讓痛失親人的脆弱心靈能得到僅存的一點慰藉。他們妝點的不只是死者的面容，更是「死亡」的本身；大體化妝師是職業，亦是志業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